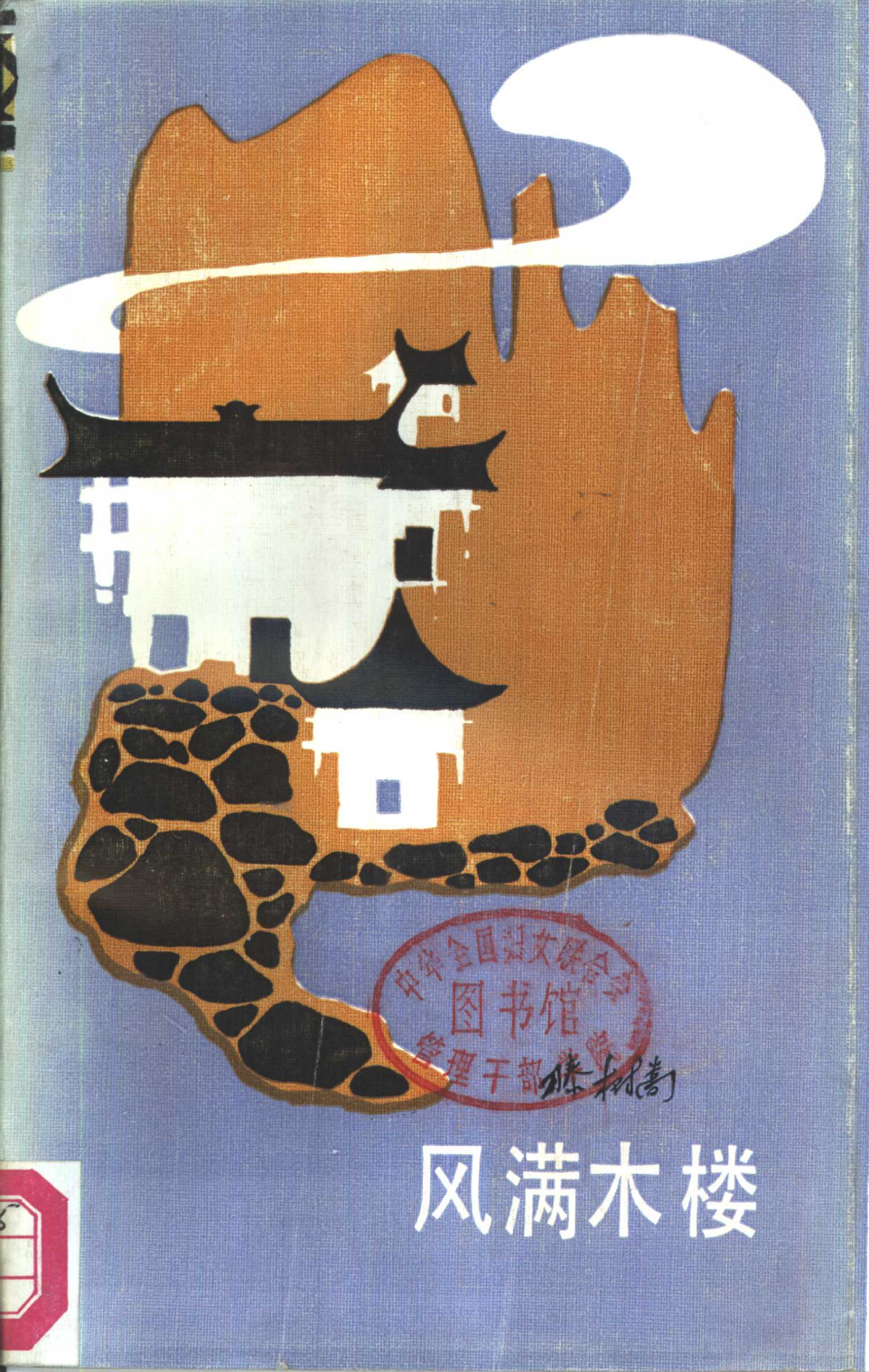




风满木楼

风满木楼

滕树嵩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肖 荣

封面设计：陈永乐



风满木楼

滕树嵩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 1/36 印张：14 字数：314,000

1986年5月第一版 1986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50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1045

定价：2.75 元

“民族之花”已出十种

《野玫瑰和黑郡主》 李必雨

《洁白的山茶花》 何鸣雁

《甜甜的刺莓》 孙健忠

《南行记新篇》 艾 芜

《东藏魔影》 王占君

《日古河边流浪汉》 字 心

《绿色的曼青曼》 汤汝雁

《傣女之恋》 李钧龙

《黎乡月》 龙 敏

《风满木楼》 滕树嵩



滕树嵩

滕树嵩，侗族，五十四岁，贵州省天柱县人。一九五〇年参加革命，一直在公安部门工作，担任过十年时间的侦察员。一九五四年发表处女作，后发表过长诗、中篇小说。

六十年代初期发表的短篇小说《侗家人》被翻译成日文，载于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》（小说特集）第一期，受到日本读者的好评。

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中篇小说《侗家人》先后获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二等奖、全国民族文学创作二等奖。

本书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作协贵州分会理事、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。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反映黔东南侗族聚居区生活及斗争的长篇小说。作者在对本民族深刻了解的基础上，选择新颖的艺术视角去处理素材、结构故事、塑造人物，使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及强烈的传奇色彩。书中着力塑造了充分反映侗族人民心理气质的多蛮这一主人公形象，同时也写出了阿弄、姜英、龙三娘等侗家妇女的鲜明性格与动人风姿。透过“酒楼赌胜”、“新房伏霸”、“智闯下江”、“夜猎匪首”“碧亚借枪”、“沙场私会”等一连串动人心魄的情节和场景，读者将看到一幅令人眼界大开的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。

—

当清水江穿透苗岭重重峰峦，奔腾八百余里，来到它的下游的时候，从浓荫蔽日的原始森林里，倾泄出来一股清清的溪流。溪流的左岸，有一片蔓草如茵的宽阔草地向西南缓缓延伸过去，与那绿云碧海似的杉林连接起来。那挺拔苍翠的油杉，在侗家山区压山盖岭，天然成林，一经砍伐，撬扎成排，运到湖南、湖北一带所谓的下江去，就成为非常值价的宝货了。

随着水上事业的发达，在那溪流右岸的峭壁前面，紧临着清水江岸，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，建起了两排门间相对的吊脚木楼。木楼上住着不少侗家水上工人，他们是从清水江左岸那些民族风情仍然很浓的老寨里，陆续搬迁过来，组成了眼下这百把户人家的新镇的。

这些追求新生活的侗家工人，却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传统，从衣食到住行都是如此。进入新镇不用作更多的观察，但凡喜爱吃糯米食的，都是侗家人。

清水江下游，是个比较集中的侗族聚居区，侗家这个民族，历史上颇有一点“蛮悍”的名声，向来好耍枪弄刀，不服“王化”。清代咸丰年间以姜应芳为首的侗

族农民革命军，对太平天国的起义就起过不小的支持作用。声势之大，震惊了清王朝，先后调动三四个省的兵力进行围剿。十有五年，方告初步平息。

民国初年，那些抗阻官家入寨抓兵派款的行凶闹事，更频繁得不可胜数。就在去年，在对岸那个侗家老寨里，有一名叫麻告煞的侗家汉子，也还为抗粮抗捐而聚众造反，直和官家的清乡军打斗了半年。

这个民族的自尊心之强，也是令人敬重的。据一位侗家知识分子独出心裁的阐述，侗者，同字加人，同别人一样的人。所以，谁要不拿他们当人看，他们就要反抗，甚至造反。当然，由于这样的原因受到的镇压也就特别的多。走进侗族北部聚居区，那种作为行政中心的鼓楼，比起侗族南部聚居区来，几乎已被镇剿官军当成聚义厅焚烧一尽，只残留着作为交通纽带的风雨桥，那是因为官兵自己也要利用而保存下来了！

不过，那样的动乱年代好象已经过去了。当前，摆在清水江下游两岸侗家穷人面前的现实问题，是一个饱受天灾兵祸之后，迫切要求温饱的问题。故而，许多无以为生的侗族农民，毅然离开了那生养自己的难以分离的老寨，来到新发达起来的商业新镇上，和下江来的客家木商们打起交道来了。为木商们伐木、撬排，一个工可以得到五升白米。划排行江，每天更可收入一斗白米。这比起他们在寨子里租种财主佬的田地来，吃饭的问题要好解决得多了。

在当时，资本主义对那些挣扎于饥饿线上的侗族农民来说，好象不仅没有什么可怕，相反产生了强烈的吸

引力。所以，有一个在新镇上开设了木行，人称木脑壳的客商夸口说：

“这些蛮悍的侗家佬，官家都制服不了，如今却服服贴贴地归顺在我的手下，看起来，金钱比权势更有威力呢！”

每年春天，枯水季节过去，洪水期间到来，这时候，水上生意如同赌场里押宝一样，一阵翻江的洪水，可以叫一个小小商贩眨眼之间就变成巨头大老板，变成财神菩萨似的资本家。当然，一阵偷江水，它也可以使一个财翁霎眼之间两手亏空，一贫如洗。因为，暴涨的洪水如果超过了常年，缆断排流，满江的木排都可能被洪水卷走。因此，当地保守成性的封建财主佬们，是不敢以自己那点祖业或沾有他人血汗的财产作赌本的。他们缺乏一个冒险家的气质，惯常地总是将森林一块一块地割卖给外来的客商，等到他们恍然明白了这一切，感到自己受骗上当时，而那莽莽的森林，连每一片叶子都落在木商老板们手里去了。

木商老板们成了清水江下游的主宰，而侗家排工们对他们是不无一点欢迎的。特别是洪水期的到来日子，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，木商们往往主动把工价提高，雇清水性好、劳力强的侗家排工加缆守排，与洪水搏斗。不必讳言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也可算得排工们赚大钱的机会，是他们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、进赌场下大注的日子。

这时正是一九四九年的春天，下江地方的大帮客商都做着各自的发财美梦，来到了清水江畔这个充满危险

也充满希望的新兴小镇。于是，新镇加倍繁荣、热闹、紧张、喧哗起来。

四乡八寨守古风伴旧习的山里人，也将土产山货运到镇上，兑调客商们带到的盐巴、火柴、布疋、日用百货，以及姑娘们喜爱和必不可少的银饰、丝线、染料等。深山老箐里的撵山猎人，也捐来了捕获的狐、獾、虎、豹等各种野兽毛皮，香菇、银耳、云雾茶、玉兰片（笋干）等等山珍，换取客商们秘密运来的枪支弹药。特别是那种仿佛是有资本主义才有的所谓“快枪”，不用灌火药而喂子弹，更受侗家人众的欢迎。

凡遇这种季节，那溪流渡口划渡船的侗家“挪月”（侗语：姑娘）阿弄，也不能象枯水季节那样，见天只划早晚四趟渡船了。她得整天待在那只麻雀尾式的渡船上，一会儿把汗流浹背的伐木工渡过右岸去进酒店，回头又把喝得眼红耳亮的撬排工渡到贮木场去上工。

一天中午时分，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。阿弄姑娘渡完最后一批上酒店去的伐木工，便将渡船弯泊在溪流右岸的古樟树下，对着清明如镜的溪水，将它当成镜子梳起头发来。梳挽好发辮，然后从细篾篮子里理出针线，聚精会神地绣着鞋花。

箐林里传来阳雀清脆的啼唱，这催春的啼唱好象撩动了姑娘的心，她也情不自禁地轻轻哼唱了起来：

蓝蛇练宝想成“器”，

事不顺心才想东来又想西。

万丈高楼楼高万丈座座木楼从地起，

蜂子采花翻坡过岭不是一朝一日酿成蜜。

雪深三尺也非半时三刻起寒意，

燕子砌窠千嘴万嘴飞来飞去口衔泥！

.....

溪水淙淙地流着，凉风徐徐拂着，枝头新绿的木叶，嚓嚓地翻响着，仿佛都在为姑娘忧郁的歌声伴奏。

阿弄姑娘一边深情地哼唱，一边绣着红山茶花上的蝴蝶。

绣着绣着，姑娘忽然停了手里的针线，凝思起来。

姑娘想什么？一个无父无母的姑娘的心思是够多的。从小就做了划排佬多蛮家的童养媳，而且自己现年已是堪称“花期”的十八岁，待婚的丈夫只不过才十岁出头呵！

姑娘轻叹了一口气，晶莹的泪珠顿时涌到了眼眶边。

怪谁呢？怪父母不该过早地丢下了自己？那太无义。怪划排佬多蛮不该收养自己？又太无情。

谁也不能怪呵！她微启殷红的薄嘴唇，将上边那排初剥壳的苞谷米似的白牙齿，咬在了下唇上。抬起眼来默默地凝望着远山头上浮动的白云，她将一切都静静地忍受了。

“哎！把船靠过来。”姑娘正在出神，蓦地，一声粗暴的吆喝惊醒了她。

青石岩码头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人。

那高的，高得粗壮结实，光光的头皮上，有一块二指宽的伤疤，从脑顶一直拖到额门。浓眉下，一双大黑眼，威光逼人。厚嘴唇上的两撇黑髭，象擦油上釉般发

光。身上的灰布军装，洗浆得十分熨贴。斜背的武装带，横挂的指挥刀，更增加了他的威武神气。阿弄姑娘认得，这人就是新镇上赫赫有名的龙区长，过去曾担任过清乡大队的副指挥官。所以，尽管今天已改任文职，仍经常是全副武装打扮。他为人喜爱戴高帽子，人们投其所好，在区长前面加个“大”字，称他为龙大区长。

那矮个子的，瘦嶙嶙的骨架，低额头，尖下巴，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出来。一双黄眼珠子溜来转去的，倒是非常灵活，他身穿白纺绸长衫，右手擎把青洋布伞。既想为自己，又想为龙大区长遮阳光，右臂直往上伸去，把布伞举得高而又高，可怜他身材太矮，尽管费了大力，仍不免让布伞的钢骨条，不时地敲打着龙大区长的光头。这人，阿弄姑娘也认得，是下江来的客商，姓穆。因为在清水江下游经营木材生意发了财，在新镇开办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万利木行，有人便恭维地送给他一个“木脑壳”的雅号。

阿弄姑娘连忙将手上的花鞋投进篾篮里，站起来打桨靠船。

“这侬家姑娘越来越好‘水色’啰！”木脑壳瞟着阿弄姑娘白是白、红是红的漂亮脸蛋想。随口向龙大区长问：“她还在划排佬多蛮家里当童养媳？可怜，二十挨边的姑娘，男人才十岁出头，太不相称了！”

木脑壳是老清江了，知道的事自然不少。他仿佛听说过：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侬家地区也传说有一种心术不好的女人会放蛊害人。而这种放蛊的女人，眼睛和害风火眼的人一样，眼圈是红烂的。阿弄姑娘的阿妈，正

因为所住棚屋低矮，光线严重不足，加上老是在火铺上烧敞火做饭，年长月久叫柴烟薰坏了眼睛，被怀疑是个会放蛊的女人。寨子里谁家有人生了病，总来她的门前放枪驱赶蛊鬼。全寨人都害怕与她往来，她家生产的一应农副产品，贱价也没有人要，防她放有蛊毒在当中。因此，她竟在这样的委屈中悒郁而死去。

当然，阿弄的爹老被过路军阀拉伏去了异乡，生死不明，也是加速她死亡的重要原因。

人在觉得一切希望都破灭了的时候，便会厌生，而当死亡果真来到面前时，似乎又恋恋着一切，嚙不下那一丝游气。阿妈曾在那匆匆离去人世的刹那，吻着阿弄姑娘的两个手指问她：

“妈去了，妹怎么办呵？”

八岁的弱女倒答复得口齿清楚：

“妹四处去讨口……”

阿妈用麻木的舌尖舔干了姑娘那两颗刚刚滚到腮边的泪珠，就这样撇下她去了。阿弄姑娘按照自己那唯一可能的生活出路，从上寨流到下寨，从山里流到山外，流到了人人都可以找到一碗饭吃的新镇。一天清晨，当刚刚生下一个儿子的划排佬多蛮忙不开交时，恰好流浪求乞的阿弄姑娘来到他的门前，喜气中忙乱不堪的多蛮，顺手捡起一堆尿布交给她：

“会洗吧？”

姑娘点点头，扔了手里的打狗棍，抱着尿布下了河。就从这一次偶然的相遇开始，阿弄姑娘成了划排佬多蛮家里的人！

“完全是迷信害人！”对于阿弄姑娘成为孤女的身世，木脑壳不无同情。但是，当他从头到脚再次将她秀美的面庞和匀称的身段打量一番后，却又产生了邪念：“鬼姑娘，怎么长得这样秀气呵！”

他甚至觉得家里那金牙满口花缎满身的太太，不如这粗布衣裳挽着粗发大辫的侗家“挪月”呢！他的黄眼珠子落在阿弄姑娘的光脚上，天呵，江水把这双大脚洗濯得多么洁白细嫩呵！他想：

“多蛮要肯放手，我倒舍得花几‘两’^①码子讨她做小。”

他明知许多侗家姑娘都是厌恶任何人讨她们做小的，他却在这时冲动而乱了元神。

“不出三年，我就把我的新镇搞它个大有起色，建设得象湖南的洪江、常德一样。”龙大区长说话了，环视着新镇和它周围的青山绿水。他虽然是靠清乡出身的地方官吏，却很有一点实业心。就象山雀总是爱护自己的窠巢一样，他并不想破坏自己的出生地，而是希望它发达。他对女色没有什么大兴趣，甚至有点厌恶木脑壳垂涎阿弄姑娘的呆头呆脑形状。他欣赏着在他手里昌盛起来的新镇，不无得意地笑笑：“明天，就动工修戏台啰，哈哈！”

说着话，他右手按紧腰间的指挥刀刀柄，再现出他去春领兵深入老寨，与造反头子麻告煞列阵对垒拼刀子的气派来。

当时，身兼清乡总指挥官的陈县座，颇有点紧张得

^① “两”——解放前丈量木材尺码的尺度名。

如临大敌。作为副指挥官的他，倒满不在乎：

“什么时候了还想吃造反饭？他麻告煞未必比姜应芳还要英雄？”

龙金彪虽然不过是本区岩脚寨一个小小团首的儿子，一个小区域里的侗霸，胆识却在陈县座之上，只一仗，便把麻告煞掀起的闹事镇压下去了。所以，陈县座将这把白铜柄的指挥刀赠给了他。并委任他为新镇区的区长，捧场者为他加上一个“大”字，陈县座也觉得未尝不可。他坐镇新镇，管辖了六乡四十八保，手下既统领着一个保安分队，一个自卫大队，还有一个国民兵分团，这不俨然就是一个土皇帝？陈县座懒得深究，只要达到他“以侗治侗”的目的就行了。

不过，颇有雄威的龙大区长，近来风闻当年曾过清水江下游的红军，在徐州把中央军打了个落花流水，连出生侗寨惯打蛮仗的将军吴绍周也当了俘虏。又传，红军就是后来的八路军，现今又叫什么解放军，正在向首都南京围来。他便不能不想：

“那解放军可能要比麻告煞强呵！”

震惊之余，实在也有点心悸，这时他不禁问身旁的木脑壳：

“你从下江上来，都没听到点消息么？”

“黄货涨了三成的价。”木脑壳说。

这时的龙大区长和穆老板，真是各人按自己的心理活动，讲着自己所要讲的话，想不到一起来。

阿弄姑娘完全不关心他们所讲为何，两手把住渡船上那翅膀似的一双木桡，俯出身去，一脚蹬稳在船舷上

轻微地使些力，桡片吃进碧绿的溪水里，掀起两条白浪，小木船嗤溜溜滑过水面，向左岸驶去。

“听说在讲和呢！”木脑壳把心思从阿弄姑娘身上收回，才答上了龙大区长的话题。“我看和了也好，蒋总裁能保住大半壁江山，比那三国时候的孙权还威风嘛。你龙大区长也不用焦心，还坐你的新镇。我们生意人也图得个和气生财。”

木脑壳是湖北汉口人氏。日本军阀侵略我们的国家时，他把家搬到了湖南洪江。对于打仗，他似乎并不十分害怕，那次战争就使他的生意在乱中大起宏图。但他的确更热爱和平，日本投降后，他一头钻进清水江下游的森林里，安安生生的经营发财之道，对国事并不十分关心。即令有所关心，也多半是从商业情报的角度出发。所以，他对龙大区长的要求，能够奉告的并不太多。龙大区长对他刚才说的很不感兴趣，颇有点带气地反问他：

“共产党要搞三光政策，会让你和气生财，将本求利？”

这时候，由于阿弄姑娘着力地打桨划船，身躯更向前俯倾，从而使短筒裤往上牵动，显露出一段雪白丰满的大腿，又把木脑壳的黄眼珠子吸住了。

他手扣船舷，别腔别调地哼起了湖南小调，根本就没有重视龙大区长警告性的语言。见他如此不关心时局的态度，龙大区长便也懒于与他纠缠了，摇摇头想：

“这些傢伙，根本不懂国家大事，只有派他多出钱，多交厘金。”

木脑壳的淫调还未哼完，小船就靠岸了。龙大区长握着指挥刀柄，打先跳上了砂岸。木脑壳还木然地对着阿弄姑娘，继续哼那轻佻的调调。龙大区长在岸上叫他了，才惊觉过来，也不知是出于有意，还是因为忙乱，把一块银元当成一个铜板作为渡船钱，塞进了阿弄姑娘手里。姑娘大约不会想到有将银元当铜板开渡船钱的傻瓜，看都没看，顺手将它塞进了那挂在舱棚杆上的竹子钱筒里去。

这中午时分，新镇上的酒馆很热闹，贮木场上便很冷落，没有做工的人。龙大区长和木脑壳来此，是应他之请来估量他即将下水的木材，该要上多少厘金的。厘金在后来改称税收，实际是一回事。

下得渡船，两人挤在那把布伞下遮着荫，在这称为贮木场的草坪上走了小半圈，龙大区长甚感热不可耐，更有那直冲鼻孔的草气薰人，便停脚止步，掏帕子抹着光头上的汗珠说：

“算了吧。我估量你这一趟下水货，不止三千两码子。镇上修戏台办学堂都要经费，你就大大方方出三百两码子做厘金好啦！”

提到厘金，木脑壳的心思才从阿弄姑娘身上完全收回来。

“呃！三百两？”他吃了一惊。对于龙大区长这位地头蛇，木脑壳一向是有孝敬的。今天特邀他来估量下水货，就是想借仗平常的小恩小惠，少摊几文厘金的。没料到对方的牙齿那么长，开口就是百分之十，嘴里没说肚里骂：